

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 对科学信念的重建

鹿丽萍

(武汉理工大学 出版社,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在近代, 休谟对因果概念的批判使科学的哲学如何可能最终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黑格尔看来, 康德等人之所以未能解决这一问题, 在于他们坚执主体与客体的对立, 因而认识永远是主观的。黑格尔指出, “问题的关键”在于“实体即主体”。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 黑格尔从这样的实体概念出发, 揭示了科学认识的本质是概念的认识, 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证明知识必然是科学体系, 重建了人们对哲学之为科学的崇高信念。

关键词: 实体; 主体; 概念的认识; 体系

中图分类号: B516.35 **文献标识码:** A

《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第一部哲学著作, 在这部著作的序言中, 黑格尔提出认识必须深入于事情本身, 要跟随事情的发展过程而进行认识的新解, 重建了古希腊以来人们对哲学之为科学的崇高信念。

一、问题的关键: 实体即主体

在近代, 休谟站在彻底的经验论立场上, 否认事物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 彻底破坏了以往一切科学的基础, 走向了不可知论。康德提出应批判地考察人的认识能力, 以求重新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康德认为, 批判考察认识能力的目的在于确定人类认识的范围和界限。在他看来, 正是因为不了解认识界限, 哲学和科学都没有明确各自的范围——经验派哲学将人可能认识的范围内的科学真理也加以怀疑和否定; 理性派哲学或旧形而上学又将上帝、灵魂、自由都划入认识范围, 作为认识对象, 与经验科学混同起来, 于是便导致哲学和科学在休谟那里双双破产。因此, 形而上学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科学是不可能的, 理性无法超越经验获得并非经验对象的物自体的知识。康德将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问题留给了后世哲学。

费希特摒弃了康德的物自体这一不依赖于自我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的基础”, 将自我作为其哲学的最高原理, 试图从自我演绎出一个逻辑严密的哲学体系以达到对自我的认识。但自我又设定了“非我”这个并非其内在发挥出来的“自我的否定物”, 于是, 自我最终成

为“康德式的物自体”, “无穷的阻力”使他无法获得对自己的认识。

谢林认为不应将自我作为哲学的最高原则而否认知识的客观内容, 他的哲学的最高原则是“绝对”, 即主体与客体的“绝对同一”。他认为只有在艺术中通过“理智的直观”才能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绝对同一”。这样, 他便将关于“绝对”的知识从哲学中迁移出来安放到了艺术领域, 可以说取消了康德提出的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的任务。

以上便是黑格尔在其时代所面临的“当代的文化”。因此, 黑格尔提出“当代的科学任务”即是“促进哲学接近于科学的形式”^[1], 使之重新回到真理的王国中去。在他看来, “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 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 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1]。

黑格尔后来在谈到斯宾诺莎哲学时指出, “斯宾诺莎思想的伟大之处, 在于能够舍弃一切确定的、特殊的东西, 仅仅以唯一的实体为归依, 仅仅崇尚唯一的实体”^[2], 在斯宾诺莎那里, 只有上帝、神是唯一的实体, 是永恒的, 而其它一切事物都是“变灭的形式的东西”, 是有限的。这本来是一种“宏大的思想”, 但却又“只能是一切真正的见解的基础”, 因为“他认为上帝是实体, 而且仅仅是实体”^[3], 而不是主体或精神。

与斯宾诺莎相反, 康德、费希特否定了上帝的权威, 认为思维才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但是, 康德又认为自我只是“我的思想之空虚的先验主体”^[2], 只是

一个逻辑的主体、思维的先决条件，并非直观对象，因此它本身是什么是不可知的。这就是说，“因为我们不能把自我拿在手上，不能看见它，不能嗅着它等等”，所以“我们不能赋予主体以任何实在性”^[2]。自我诚然是主体，但如果声称并且它是实体，我们就超越了界限。换言之，康德只承认经验的实在性，“把实在性仅了解为纯全是感性的东西”，正因此，“存在、事物、实体在康德看来似乎远比主体还要高，主体不配具有这些规定”^[2]。实体与主体在康德这里判然对立着，因而我们只能获得关于现象的知识、主观的知识，而绝对、物自体是不可知的。

为避免自我成为空虚的主体，费希特宣称：“一切实在性的来源都是自我”，“一切实在性都是活动的”^[4]，自我被认作是一种创造自己、发展自己的活动。但自我首先又是“普遍知识里的某种决无可疑的确定的东西”^[2]，因此自我是直接的，不是派生出来的。这样，“从这个根本原则推演出来的实在就会同它对立”，“就也是主观的”^[2]。于是，“非我”对于自我又成为康德那里的事物或实体，二元论仍然是最后的东西。

如果说斯宾诺莎的实体还只是毫无生命的“毁灭的深渊”，思维在他那里没有自我意识的意义，那么康德、费希特则力图通过弘扬自我的力量获得救助。但这种力量在他们那里只是主观的、有限的，因此他们赋予实体的只是“有限的精神”，实体与主体并未达到“完备的、真实的统一”。所以，他们最终无法建立起科学的体系。

谢林已认识到其前人的局限性，他认为，“自我这一概念就是一般思维借以转化为客体那种活动，和自我本身是绝对同一的；离开这个活动就根本没有自我”^[2]。但实体在这里是被直接当作了主体，因为自我的活动不过是“理智的直观”，在直观中主体与客体直接达到同一，而这种直接的同一不过是抽象的同一，不过是像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一样“重新以一种不现实的方式来陈述现实自身”^[1]。

二、科学认识的实质：概念的认识

所谓实体即主体，就是实体必须在建立自己的运动过程中才能成为活的实体、现实的存在。实体完成它自己的过程也正是一个认识的过程。从这样的实体概念出发，黑格尔从两方面阐明了科学认识的实质。

一是“实体的自我意识”这一方面。黑格尔的所谓“实体的自我意识”是实体将自己当作他物、对象，而这个作为对立面的他物只是实体内在的自己、本质，然后实体又把这个展开出去的他物收回自身，变为建立自

己的一个环节并作为自己的规定性，通过这样的运动，实体扬弃了自身的对立，而此时它已不是抽象的、直接的存在，而是具体的、现实的存在，“它既是它自己又是它自己的对象”^[1]，并且这一运动的推动者正是实体自身。黑格尔“将实体提高到自我意识的水平上”，才是对实体内在的成全或拯救。康德将知识中自我与实体间的差别归于自我的缺陷，黑格尔却认为这是它们二者共同的缺陷，自我与实体的不同一也正是“实体对它的不同一性”^[1]，即作为对象的实体与实体自己、抽象的实体的本质与具体的现实的实体本身的不同一。这种不同一作为“一般的否定性”，正是本质的环节、推动者或灵魂，从其中发展出来的同一就是真理。这样，认识便不再是一种“指向实体的活动”，即像康德以为的首先有作为认识对象的事物，然后才有我们的认识“指向”对象，认识成为完全被动的，客观事物却永远处在主观认识之外。相反，认识只是“实体自己的行动，实体因此表明它自己本质上就是主体”^[1]。认识过程完全是主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认识只是“主体的私有状态或行动”^[3]，主体的能动性在这里就在于“让事物的实质当权”^[3]，让实体自己充分展开自己、实现自己。这便是黑格尔所谓“概念的认识”，因为在他看来，概念无非是事物的内在本质。在概念的认识中，认识活动与事物的发展运动是同一的。一方面，认识过程也就是认识对象形成的过程。认识对象只在认识过程中存在，并没有一个“业已先在的世界”等待我们去认识，并没有一个抽象的物自体与我们的认识截然对立着，事实上这个物自体也是思维的产物，并非绝对真实的客观的东西。另一方面，认识是由认识现象进到认识本质的过程。认识由于跟随实体的运动而前进，实体的内在本质完成、实现的过程恰好是真理完成自己的过程，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到事物的内在本质是由事物运动的必然性决定的，在运动中事物扬弃了作为直接存在的现象，从而展开自身为本质。这样，黑格尔便克服了康德的不可知论，扬弃了“知识与真实性之间”的“分裂性”，同时也扬弃了此二者间的“直接性”，真理必须经历概念自我否定的“严肃、痛苦、容忍和劳作”才能成为现实，而并非是直接获得的。

二是“存在着的实体的规定”这一方面。如果说黑格尔从“实体的自我意识”这方面阐明认识的实质时是偏重事物运动的全体，就整个运动过程而言的，那么，从“存在着的实体的规定”出发便是对这一过程的一种反思，这种反思认识到事物运动之所以是自我意识的活动，乃是因为事物的内在本质是概念、思想或思想规定。这样，黑格尔便在更深的层次上、从事物的本质出发阐明了科学认识的实质即是概念的认识，而概念的

认识无非是“把自己完全交付给认识对象的生命,或者换句话说,毋宁是去观察和陈述对象的内在必然性”^[1]。认识活动同时又是一种“诡计”:表面上事物“自以为是”地进行“自我保持”的活动,思想则保持“谦逊或卑谦”并不活动,但实际上事物的生成毁灭正是认识、真理在其中的运动,事物以自己为目的实则却成为人的认识对象,通过事物的运动,事物恰好不自觉地为人认识了。从表面上看,黑格尔将认识活动当作一种“诡计”的看法似乎削弱了他关于认识是事物自己的活动的思想,因为在这里事物似乎只是工具、手段、客体一类的东西,但在黑格尔看来,“客体就是潜在的概念”^[3],认识活动达到事物的概念即实现其目的之时“也不过是客体自身的内在性质的显现罢了”^[3];同时,一旦事物为我们所认识,它便停止其为单纯的外在的客体,而是“我们最内在的自我”即概念。这样黑格尔便扬弃了康德、费希特那里所坚执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

黑格尔从实体的较深意义,也即他所谓“问题的关键”出发阐明了科学认识的实质只在于概念的认识,重新恢复了人类对于真理的信念。

三、知识必然是科学体系

黑格尔既使“人人所直接固有的”对于认识真理的信念得到证明,他便一举扫除了建立科学的哲学体系的道路上一度出现的迷雾疑云。他的结论是:知识必然是科学体系。

首先,从逻辑方面讲,真理是从原则到体系的发展过程。在黑格尔看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由自在、潜在到实在、现实的过程,一粒橡实并不等于一棵枝繁叶茂的橡树,同样,原则只是潜在的真理、科学的实体,只有作为原则的具体展开、充分实现的体系才是科学的现实,真理只存在于体系之中。这里,黑格尔批判了通常的体系观点以及当时哲学中盛行的形式主义作风。

人们通常以为不同哲学体系是相互矛盾的,最终宛若多米诺骨牌那样一个被另一个所推翻,相继倒下。黑格尔则认为不同的哲学体系应理解为“真理的向前发展”,就像花蕾、花朵、果实作为植物的形式虽然相互排斥、相互否定,但“它们的流动性却使它们同时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并“构成整体的生命”^[1],不同的哲学体系只是真理全体发展中“相辅相成”的环节,没有什么泾渭分明的真理与错误之分。“体系”在黑格尔这里的意义即是有机的系统、具体发展、现实或科学,绝非封闭的框架。随着真理的更高发展,较为贫乏、抽

象的哲学体系复降为特殊的原则,成为较完备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另一方面,旧的原则并非原封不动地直接保持于新体系之中,而必须在新的发展中取得新的形态才算达到现实,也才能保持自己。在此,黑格尔对形式主义展开尖锐的批判。黑格尔指出,以谢林哲学为代表的形式主义,一方面将原则、本质、理念当作无需发展的绝对,“认为这种单调性和抽象普遍性即是绝对”^[1];另一方面,发展在他们那里只是使理念“作了千篇一律地重复出现”,只是“获得了一种无聊的外表上的差别性”^[1],因而真正来讲是无所谓发展的。在他们那里,所谓认识就是将现有的理念灌输到每个人头脑中从而深入人心,使得“每个人的观念里都有”,“每个人都觉得它是这个样子”,“以致绝对理念仿佛已在一切事物中都被认识到了”^[1]。对此,黑格尔指出:“有一种最习以为常的自欺欺人的事情,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先假定某种东西是已经熟知了的,因而就这样地不去管它了,既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因而无论怎样说来说去,都不能离开原地而前进一步。”^[1]形式主义把空虚的开端当作认识的完成,因而认识在其只是悬浮于事物表面的外在的认识。科学的认识却认为真理是全体,是原则的充分展开与实现。形式主义将一切区别与规定抹煞,它永远“站立在它所谈论的个别实际存在之上综观全体”,综观到的也只是“这样来看的,从这个方面来看的绝对”^[2],只是全体的一个片面、一个特殊规定,而不是绝对或全体本身。这样,认识就变为只涉及认识主体自己,完全脱离对象内在的自己的活动。科学的认识则是“随着物质的运动而前进”,完全沉入内容之中,是内容自己建立自己的运动。所以,真理的发展是具体的,它本质上是一个体系。

其次,从历史方面看,科学是一个从意识到精神的发展过程,即从最初的知识或直接的精神、感性的意识到达绝对的知识、精神的现实、科学的发展过程。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黑格尔从普遍精神和个体两个角度论述了科学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必然性。

从普遍精神这方面看,精神的直接存在是意识,直接意识只是潜在的精神,它并不知道自己乃是精神,即“意识只知道自己在其自身,这毋宁是完全丧失了精神”^[1],因为精神要展开自己为生命。这样的意识阶段只是“科学或普遍性的知识的根据和基地”^[1],接着意识的发展便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与客观事物的对立,这乃是科学的对立,精神的发展通过扬弃这种对立便能达到现实。但意识在此即如在康德那里只是坚执着这种对立,于是“科学的因素乃是意识的一个辽远的彼岸”^[1]。这里,黑格尔剖析了人们对于“中介”的嫌恶。

人们通常以为中介“不是绝对的东西并且绝不存在于绝对之中”，承认中介“就等于放弃了绝对知识”^[1]。黑格尔指出，中介是“绝对的积极环节”，是“运动着的自身同一”^[1]，正是通过自我中介，意识开始克服其所处的对立。精神的发展只是一个自我中介的过程，即“自己变成他物，或变成它自己的对象和扬弃这个他物的运动”^[1]。通过这样的运动，精神成为“自在而自为的存在”，真理就不是直接自明的或不可知的，也不是某种启示，而是“事实自身冷静地循序前进的必然性”^[1]，即从意识到科学的必然发展过程。

科学的这种必然发展过程具体体现在“个体的教养”中。在黑格尔看来，“各个个体，如就内容而言，也都必须走过普遍精神所走过的那些发展阶段”^[1]，因此，从个体的发展亦可洞悉“普遍的个体，有自我意识的精神”。另一方面，只有全体是在每个个体特定的规定下加以考察，即能够从“一”映现出“全”时，个体“才算是得到了充分的或绝对的考察”^[1]。因此，考察个体的发展实则是对科学形成的整个过程的一种再考察和后思。黑格尔指出，现阶段个体已成为“比较高级的精神”，此时个体的发展形成就在于真正消化这些现成的财产而“据为己有”，即是使抽象的思想转化为概念，使熟知的东西转化为真知。在他看来，“熟知的东西所以

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1]。知识必须通过运动、发展，才能扬弃其作为个别的内容而与其他内容相对立的确定性，才能扬弃知识之为普遍的形式而与具体思想相对立的确定性，知识的这种运动便“构成着一般的科学性进程的本性”，也就是知识扩展为科学的有机整体的必然的发展过程。所以，科学绝不是“像手枪发射那样突如其来的兴奋之情”，而必须经历“一段艰苦而漫长的道路”始能形成。

综上所述，黑格尔从“问题的关键”出发，深刻揭示了科学认识的实质，从逻辑、历史两方面阐明知识必然是科学体系，克服了其时代的不可知论，重建了人们对哲学之为科学的信念。

参考文献：

- [1] [德]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2] [德]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 [3] [德] 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4] [德] 费希特. 全部知识学的基础[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责任编辑 涂文迁)

Hegel reestablished faith in scientific Philosophy in Preface of *Spiritual Phenomenology*

LU Li-ping

(Press, Wuhan Univ.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times, Hume's critique of the idea of cause-effect brought about the question that how the scientific philosophy was possible. The reason that Kant couldn't solve the question, in Hegel's view, lay in that Kant clung to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So he thought that the knowledge was always subjective. "The key to the question", Hegel pointed out, was that substance was subject. On the ground of such an idea of substance, in the preface of *Spiritual Phenomenology*, Hegel brought to light that the essence of philosophical knowledge was the knowledge of the idea. Then he proved that the knowledges would form the scientific system inevitably. Finally, Hegel reestablished people's high faith in that philosophy was science in itself.

Key words: substance; subject; knowledge of the idea; system